

斯拉夫诸语言*

С. Б. Бернштейн

中图分类号: H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04-3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02

斯拉夫诸语言(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是印欧语系的一组亲属语言,分布于欧洲和亚洲,使用人口总数超过2.9亿。斯拉夫诸语言的接近程度彼此差异很大,体现在词根、词缀、词的结构、语法范畴使用、句子结构、语义、有规律的语音对应系统、形态音位交替等方面。这种接近关系既由于斯拉夫诸语言起源相同,也由于它们在标准语和方言层面上长期、密切接触所致。但也有语言材料、功能和类型性质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斯拉夫各个部落和民族在不同的民族、地理、历史文化条件下长期独立发展以及他们与一些亲属和非亲属族群的接触所造成。

斯拉夫诸语言按彼此接近的程度通常分为3支:东斯拉夫语支(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南斯拉夫语支(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和西斯拉夫语支(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包括发生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卡舒布方言在内的波兰语、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斯拉夫族群有自己的标准语,如奥地利(布尔根兰)的克罗地亚人有以查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并非所有的斯拉夫语言都传承至今,拉贝河沿岸的语言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已消失。不同语支内斯拉夫语的划分各有自己的特点,每种斯拉夫语都包括标准语及其所有语体、体裁等变体和各自的地域方言。各斯拉夫语中所有这些类别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不一样。捷克标准语比斯洛伐克标准语有更复杂的语体结构,但斯洛伐克语的方言特点保留得更好。有时同一斯拉夫语各方言间的差异比独立的斯拉夫语之间的差异还大,例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什托方言和查方言之间的形态差别比俄语与白俄罗斯语的形态差别还悬殊。类别虽然相同,但它们的比重却常常不同,如捷克语中的指小范畴较之俄语,表达形式多样一些,区分细一些。

在印欧语中,斯拉夫诸语言和波罗的诸语言最接近,

这种相近关系为“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理论提供依据。按照这个理论,一开始从印欧原始语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之后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又解体为原始波罗的语和原始斯拉夫语。但大多数现代学者将两者这种特殊相近关系归结为古波罗的人和古斯拉夫人长期接触的缘故。人们未能确定,斯拉夫语序列从印欧语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究竟发生在什么区域。但可以推测的是,这些区域要比各种理论认定的斯拉夫语言的一些发源地更向南一些。这些理论虽然很多,但所有的理论都没把发源地确定在印欧原始语可能处在的地域之内。而作为现代所有斯拉夫语始祖的原始斯拉夫语,正是在当初印欧语的某个方言(远古斯拉夫语)基础上后来形成的,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比各斯拉夫语的历史都更长。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结构的统一方言而发展,后来才逐渐产生各种方言变体。原始斯拉夫语及其方言向独立的斯拉夫诸语言过渡的时间漫长而复杂,最活跃的过渡时期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其间在欧洲的东南部、东部形成早期的一些斯拉夫封建国家。在这个时期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大规模扩展,开发许多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各不相同的区域,斯拉夫人开始和处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部族相互交往,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斯拉夫语的历史中。

远古斯拉夫语处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前,其构成成分可以借助古印欧语加以复原,原始斯拉夫语的基本成分可借助斯拉夫诸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料重构。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可分为3个时期:波罗的-斯拉夫语言紧密接触之前的远古时期、波罗的-斯拉夫共同体时期、方言分化和独立斯拉夫语开始形成的时期。

原始斯拉夫语的个性和特点在早期就开始形成,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新的元音响音系统,极大地简化辅音系统。弱化这一层级广泛扩展到元音交替领域中,词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的界限因而不再受制于古老的规定。按中腭音 k' 和 g' 的历史变迁,原始斯拉夫语属 S(satəm) 类语言(sbdbce, pi-sati, prositi), 试比较属 K(centum) 类的拉丁语(cor- cor-dis, pictus, precor; zbrno, znati, zima), 试比较拉丁语(granum, cognosco, hiems)。但这个特点并不始终如一: 试比较原始斯拉夫语 *kamy, *kosa, *gqsb, *gordъ, *bergъ 等。原始斯拉夫语偏离印欧语类型最显著的方面是它的形态系统, 首先是动词的形态系统; 名词的偏离程度要小一些, 大多数后缀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就已经形成。

原始斯拉夫语词汇系统的特点十分明显, 远在原始斯拉夫语发展的早期, 其词汇组成就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始斯拉夫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留原印欧语的基本词汇, 但同时又丧失了很多原印欧语词汇(如关于社会关系和自然界等领域的一些术语)。很多与各种禁忌相关的词消失了, 如橡树的名称(印欧语 perquos, 拉丁语 quercus 由此而来) 曾遭禁忌, 这一古老的印欧语词根仅在多神教雷神的名字 Перун 中保留在俄语里。斯拉夫诸语言中固定下来的 dqbъ 成为从禁忌角度考虑的一个代用词, 俄语中的 дуб, 波兰语的 da, b, 保加利亚语的 дъб 等都来源于这个词。熊的印欧语称谓消失了, 仅保留在新的科学术语 Арктика “北极” 中(试比较希腊语 ἀρκτος)。原来的印欧语词在原始斯拉夫语中由从禁忌角度考虑的复合词 medvѣdъ “蜜+食者” 来代替。

在波罗的一斯拉夫共同语时期, 斯拉夫人向波罗的人借用很多词。这个时期原始斯拉夫语丧失了响元音, 在响元音的位置上出现辅音前二合元音组合、“响元音+元音”序列(sьmbrti, 但 umirati), 音调(锐音性和长音性) 于是成为相关的特征。原始斯拉夫语时期最重要的语音变化是丧失闭音节和 \dot{y} 前的辅音软化, 由于前一变化, 所有古老的二合元音组都变成单元音, 出现音节流音、鼻元音, 发生音节界限的易位现象, 并由此导致辅音组的简化和音节之间的异化现象。这些极其古老的变化在所有的现代斯拉夫语中都留下痕迹, 反映在许多交替现象中: 试比较俄语 жать/жну, брать/возьму, имя/имена; 捷克语 žiti/žnu, vzíti/vezmu;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жѣт и/жмѣм, узѣти/ўзмѣм, ѣме/ѣмена。й 前辅音软化反映在 s/\dot{s} z/\dot{z} 等的交替上。所有这些变化对语法构造、词尾系统造成深刻的影响。й 前辅音软化导致所谓后腭音第一次腭化: $k > \dot{c}$, $g > \dot{z}$, $x > \dot{s}$ 。以此为基础, 远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就已形成了 $k: \dot{c}$, $g: \dot{z}$, $x: \dot{s}$ 的交替系列, 它们对名词、动词的构词产生重要的影响。后来后腭音的所谓第二次、第三次腭化开始运作, 结果出现 $k: c$, $g: z$ (z), $x: s$ (\dot{s}) 的交替系列。名词有格和数的变化, 除单、复数外, 还有双数, 后来双数几乎在所有斯拉夫语言中消失。曾有过履行定语功能的名词词干, 在原始斯拉夫语晚期出现了代形容词, 动词有不定式词干和现在时词干。由不

定式词干构成不定式、目的分词、动词一般过去时、过去未完成时、以 l 结尾的形动词、以 $vъ$ 结尾的过去主动形动词和以 $-n$ 结尾的被动形动词。由现在时词干构成现在时、命令式、现在主动形动词。后来一些斯拉夫语开始用这一词干构成过去未完成时。

远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 内部就已经开始有方言形成。原始斯拉夫语方言中有一组相互关系十分紧密, 东斯拉夫诸语言就在这组方言的基础上产生。西斯拉夫语支包括 3 个分支: 列克提克、塞尔维亚卢日支和捷克-斯洛伐克分支, 方言领域区分得最详细的是南斯拉夫语支。

原始斯拉夫语是斯拉夫人历史的前国家时期使用的语言, 当时氏族部落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实质性的变化发生在封建社会早期, 这在各种斯拉夫语的进一步分化上反映出来。临近 12—13 世纪, 原始斯拉夫语失去特有的超短(弱化) 元音 \dot{y} 和 \dot{b} 。它们在一些情况下消失了,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变成构造完整的元音, 以致各种斯拉夫语言在语音、形态系统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斯拉夫诸语言在语法和词汇系统上也经历了很多共同的变化过程。

斯拉夫诸语言在 9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获得标准化加工, 斯拉夫文字的创建者是基里尔(哲学家君士坦丁) 和梅福季兄弟, 他们应大摩拉维亚国的需要将礼拜仪式祷文从希腊语翻译成斯拉夫语。新标准语以马其顿南部方言(索伦方言) 为基础, 吸收大摩拉维亚国很多当地的语言特点, 新的标准语后来在保加利亚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摩拉维亚、潘诺尼亚、保加利亚、罗斯、塞尔维亚等地, 使用这一语言(通常称为古斯拉夫语) 创作、翻译了极其丰富的文献。斯拉夫字母有“格拉哥里”和“基里尔”两种字母。9 世纪的斯拉夫语文本没有保存下来, 最古老的是 10 世纪的斯拉夫语文本, 如多布罗加碑文(943 年)、萨穆伊勒碑文(993 年) 等。起自 11 世纪的斯拉夫语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有很多。封建时代的斯拉夫标准语没有严格的规范, 有些重要功能主要依靠其他语言履行(罗斯依靠古斯拉夫语履行, 捷克和波兰则依靠拉丁语来履行)。统一标准语、制定文字和语音规范、不断扩大母语的使用范围, 所有这些都是各斯拉夫民族语漫长的形成时期的特点写照。俄罗斯标准语经历许多世纪的复杂进化, 吸收许多民间的、古斯拉夫语的成分, 也受到许多欧洲语言的影响, 在漫长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有些斯拉夫标准语经历的却是另外一种历史与形成过程。18 世纪的捷克, 已在 14—16 世纪就达到十分完美境界的标准语几乎消失殆尽, 许多城市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德语。在民族复兴时期, 捷克启蒙者人为地复活 16 世纪的语言, 当时这一语言已经与民间语言相距遥远。19—20 世纪的整部捷克标准语历史反映出旧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斯洛伐克标准语的发展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它未

(下转第 64 页)

- Klinecksieck, 1902/1951.
- Brugman, C. *Story of Over: Polysemy, Seman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 [M]. London: Garland, 1981.
- Brugman, C., Lakoff, G. Cognitive Typology and Lexical Networks [A]. In: Small, S., Cottrell, G., Tanenhaus, M. (Eds.),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C]. San Mateo: Morgan Kaufman, 1988.
- Evans, V. *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 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04.
- Evans, V.,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Kövecses, Z. *Emotion Concepts* [M]. New York: Springer, 1989.
- Kövecse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övecses, Z. *Metaphor in Cul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003.
-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LeDoux, J. *The Emotional Brain*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 Lindstromberg, S. *English Prepositions Explained*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7.
- Lyons, J.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earsall, J.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 Sweetser, E.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sur, R. Aspects of Cognitive Poetics [A]. In: Semino, E., Cuppleper, J.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02.
- Tuggy, D. Ambiguity, Polysemy, and Vaguenes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 Tyler, A., Evans, V. *The Semantics and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s,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定稿日期: 2016 - 03 - 13

【责任编辑 王松鹤】

(上接第 5 页)

被陈旧的书面语传统束缚,接近民间语言。塞尔维亚 19 世纪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变体俄语的教会斯拉夫语。18 世纪这种语言开始与民间语言接近的过程,19 世纪中叶 B. 卡拉季奇实施改革,建立新的标准语。不仅塞尔维亚人开始使用新语言,而且克罗地亚人也使用它,因此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马其顿标准语最终形成于 20 世纪中叶。各种斯拉夫标准语在彼此密切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并且现在仍在发展中。

(译者:李侠;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M]. М., 1961.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Именные основы [M]. М., 1974.

-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C]. М., 1978.
- Бирнбаум Х. Пра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его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C]. М., 1987.
- Бошкович Р. Основ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M]. М., 1984.
- Кузнецов П. С. Очерки по морфологии праслав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M]. М., 1961.
- Мейе А. 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M]. М., 1951.
- Мельничук О. С. Вступ до порівняльно-історичного вивче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их мов [Z]. Київ, 1966.
- Нахтигал Р. 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C]. М., 1963.
- Vaillant, A. *Grammaire Comparée Des Langues Slaves*, t. 1—5 [C]. Lyon—P., 1950—1977.

定稿日期: 2016 - 05 - 12

【责任编辑 王松鹤】